



JIJIN ZHENGZHI-JINGJIXUE JICHU

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

〔美〕霍华德·谢尔曼 著



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

〔美〕霍华德·谢尔曼 著

云 岭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3 年·北京

Howard J. Sherman

**FOUNDATIONS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M. E. Sharpe, Inc. 1987

本书根据美国M. E. 夏普出版公司1987年版译出

JIJIN ZHENGZHİ-JINGJİXUÉ JICHŭ

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

〔美〕霍华德·谢尔曼 著

云 岭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1281-3 / F·156

1993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60 千

印数 0—1800 册

印张 11

定价：7.30 元

译者前言

霍华德·谢尔曼教授是一位很有影响、著作颇丰的左派经济学家。这里翻译的他的这本《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是他的近作，体现了他许多新思想，被作为美国激进学派的一本主要教科书。

何为激进？从字面上讲，是反传统、要求进行根本变革，因此，激进政治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一种对现行制度与理论进行批判、提倡进行根本变革的理论。从谢尔曼教授的这本书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及正统（或称主流的）理论所进行的深刻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比较系统的变革设想，即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性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模式。

按照谢尔曼教授的说法，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有四个来源：李嘉图和新李嘉图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凯恩斯及后凯恩斯左派理论、凡勃伦制度主义理论。这可以说有两层意思：一是激进政治经济学从上述几种理论中吸收自己认为可行的合理思想，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二是激进政治经济学者之间的意见并不统一，但大体思想受上述几个方面理论的影响，而各自可能强调的重点不同。我们从本书作者在第一章里所列出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 11 个重要区别中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最大不同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产生矛盾的原因及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的认识上，前者认为，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是由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决定的，要解决矛盾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彻底变革，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而后者则认为矛盾是非對抗性的，产生于制度的技术性原因，是可以通过内部技术调节途径实现均衡发展

的。

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激进政治经济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揭露了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内的阶级关系和由这种关系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本质。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他的理论来自“马克思的透视和启迪”。不过，作者反对为自己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因为，在许多方面，激进主义者并不同意马克思，尤其是在社会制度的转变方面，他们是赞同或吸收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或改良派）的思想的。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可行性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模式的构想，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作者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是社会主义，且可行性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公有制、民主政治和经济、计划市场经济、充分就业和平等分配，但对于如何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却几乎没有给予论述，看来，作者好像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既定前提来对待的。从他对可行性共产主义的构想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似乎是可以自然从公民通过合法选举所进行选择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由公众选举出来的政府，是会按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构想来行事的，这未免太理想化了，尤其是对于世界前景的构想，更只不过是体现了作者的一种良好的愿望。事实上，作者所构想的共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对现行不合理制度的反动的特征，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理想社会是大不相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激进主义者是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又是对现行制度变革的理想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空想主义的特征。

当然，激进主义者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例如，作者所提出的经济民主原则以及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论述等，对于开展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是颇有参考价值的。本书原第三编是专门分析苏联、东欧传统

体制的,这里没有译出,但这里译出的三编还是能比较系统地体现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的。希望中译本的出版能够为读者了解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前言	2

第一编 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5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与社会学基础	49

第二编 资本主义

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起源	78
第四章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与不平等：价值与 分配理论	97
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运行：歧视、异化与污染	129
第六章 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失业危机	155
第七章 垄断资本主义	178
第八章 资本主义与国家	206
第九章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不发达	250

第三编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第十章 可行性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281
第十一章 可行性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293
译名对照表	312
参考文献	316
作者简介	340

中文版前言

中国出版我关于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书，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中国经济与政治结构的演变有所帮助和支持。我之所以感到由衷的高兴，是因为自我第一次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知道毛泽东以后，就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一直相信，中国人民最有可能找到通往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最佳途径。我的一生都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事业——毛泽东与共产党反对法西斯的游击战争所取得的成功是我受到启迪的主要源泉之一。

我的书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问题给予了简要概述，然后，以很大的篇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美国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本书的另一大部分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苏联的政治与经济结构进行批判。对于美国经济，我主要的兴趣一直集中于下述问题，即我们为什么会有经济周期下降和由此造成的人类苦难。比如，在 30 年代，我的父亲是一位小商人，他破了产，我们家为此而被逼债多年。对于苏联，我的主要兴趣在中央计划与市场问题以及导致苏联独裁的原因上。如果我对美国及苏联问题的这些分析能对中国有所帮助，那我将会为之而感到荣幸。

霍华德·谢尔曼

于美国加州河畔市

前 言

这本书从头到尾面目一新。它之所以与我前一本书《激进政治经济学》相似，只是由于本书所论及的问题与之大多相同，对民主和社会主义所做的总的结论一样。不过，我的许多分析，对重点问题所做的许多结论都变了，因为在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每一个领域都涌现了大量的新文献，同时也因为世界发生了变化。

最重要的问题是防止核战争。还在孩童时代，我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千百万人的死亡而震惊，对掷在长崎和广岛上的原子弹所带来的后果感到毛骨悚然。我相信，战争的根源在帝国主义和导致帝国主义出现的不合理社会制度。只有改变现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我们才能消灭核战争灾难的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个孩子，我也为 600 万犹太人惨遭法西斯杀害这个事实而深受刺激。使我永不能忘记的是，法西斯对妇女就像对待奴隶那样。结果，我渐渐地憎恨任何形式的种族、宗教和性别偏见与歧视。

激进政治经济学所倡导的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即所有的人都应平等。

我对法西斯德国的非民主独裁、对像南非这样的种族主义国家和在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的残酷镇压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因而，我认为，弄清产生独裁的原因和获得民主的途径是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

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政治民主，也有经济民主。使我感受最深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千百万男人、妇

女和儿童饿着肚子睡觉。在富足的美国还有千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然而,我们有着创造一个更好世界的技术,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缺少食品、衣着和住房。问题是,许多人受贫穷、受剥削是为了少数富人的利益。我在芝加哥长大,我目睹了工人们怎样为争取像样的生活而举行罢工,怎样被警察们鞭打。警察总是站在富人一边。我们需要一种经济上具有民主的世界(如果希望点出来的话,那就是社会主义),以便再没有人受剥削,再没有人受贫穷。

我住在南加州,常常目睹空气污染的不良后果,黄色的有害烟尘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这些问题促使我写这样一本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

在对政治经济学本身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之前,有必要对这些问题的社会学的、历史的和哲学的框架进行了解,这就是本书的第一编。

第二编讨论资本主义的演进和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富而另一些人穷呢?为什么有些国家发达而另一些国家不发达呢?是什么导致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剥削与压榨呢?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产生污染?为什么产生失业?第三编对苏联和其他中央集权主义的类似问题进行分析。^①此外,本部分还提出民主与资本主义、中央集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什么?利用中央计划和市场的好处在哪里?缺点是什么?第四编讨论我们怎样才能建立起一种更美好的社会。

致谢

我要感谢加州大学河畔分校的研究委员会向我提供非常有益的校内资金资助。我要感谢《实用经济学国际评论》允许我引用载

① 译时从略。——译者

于该刊(1987年第1期,第72—85页)的我的论文《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中的一些资料。

我衷心感谢几位与我合写专著和论文的同事,他们帮助我对一些问题加深了认识。他们是:安德鲁·津巴利斯特、詹姆斯·伍德、巴巴拉·辛克莱尔、E.K.亨特和罗宾·哈内尔。他们每一位都会发现,在本书的许多地方我都是受惠于与他们的长谈。

我要感谢雪莉·皮金和玛丽·卢·希尔兹,她们在打字和编辑勘误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

最后,我要对那些对本书提出批评和建设性评论的人致谢,他们是:塞缪尔·鲍尔斯、保罗·迪辛、彼得·多尔曼、霍华德·恩格斯柯琼、约翰·B.福斯特、戴维·格莱彻、马克·戈特戴纳、罗宾·哈内尔、拉加尼·坎思、维克托·利皮特、沃伦·塞缪尔斯、巴巴拉·辛克莱尔和霍华德·瓦赫特尔。我应对林恩·特金表示特别感谢,他通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评论。还有许多其他人多年来对本书的写作发挥影响,其中包括许多研究生,他们对本书的一些部分提出了深刻的批评;读过与本书有关的文章的读者,以及阅读本书初稿并提出评论的朋友们和同事们,他们的帮助使我得以写出现在的这部书稿。

第一编 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托马斯·库恩 1962 年写的关于科学革命的书在所有的科学领域,其中包括经济学,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提出,科学的发展是不平坦的,包含着缓慢、渐进和革命各个阶段。他使用“范例”这个术语来描述处于长时间加速阶段的科学的核心构成。一个范例即是一种方法,一种总的理论,以及在这个领域 99 % 的科学家都自然会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后面会看到,为数众多的文献对库恩这个关于范例的概念加以发展,提出批评和进行修改,然而这是一个有用的概念。

在经济学领域,必须对库恩的概念进行很大的修改,然而,它们是有益的起点。当经济学发生一次科学革命的时候,并非每个人都会接受它,因此,老的范例还继续存在与新的进行抗争。所以,目前经济学家们有许多范例,每一种都为许多经济学家所相信。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范例被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它现在包括一种凯恩斯经济学的保守主义变种)。1972年,制度主义者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就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发表讲演时强调:“在非社会主义世界,以往的所谓经济学在过去五、六年中是指新古典经济学,确切地说是指凯恩斯与后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以往,它被作为一种普遍接受的一般理论,而现在,则成为对经济行为进行的一种特殊的和有争议的解释。”(1973年,第 1 页)

在苏联,占支配地位的范例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它成了一种

官方的宗教。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僵化的教条：它阐明了真理，但只有国家的首脑才可突然改变真理，没有官方的许可，苏联的社会科学家要改变真理是行不通的。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称自己是真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通常称他们为“原教旨主义者”。

与上述占支配地位的范例相对立的是激进政治经济学的范例。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包括三个或四个老的传统：第一，有古典的传统，其中重视大卫·李嘉图和新李嘉图的传统，尤其是皮罗·斯拉法的著作。第二，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把它作为一种有力的前提，而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真理。第三，有左派凯恩斯主义的传统以及后凯恩斯主义作家，如琼·罗宾逊的传统。第四，激进范例受索尔斯坦·凡勃伦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强烈影响。所有这些传统都在某种程度上汇集在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里，体现在不同作家的不同著作里程度各有不同。

在多数问题上，本书仅涉及三种综合的范例：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常常简称为新古典）、官方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是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新李嘉图主义和制度主义）。当然，出于多种考虑，人们还应该再进一步区分这些传统。比如，既有自由派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有保守派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同样，在苏联的官方马克思主义者（且不说其他国家了）与在美国的被称之为“原教旨主义者”之间亦有着极大的差别。双方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不可动摇的教条，但对于这种教条的解释，却在许多方面有着极大的区别。在许多基本点上，从对垄断的看法，到对苏联的观点，他们都不一样，因此，当人们批判“原教旨主义者”时，并不意味着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反过来也是一样。

尽管本书多处对官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批评，但本书不攻击马克思。正相反，作者的“激进”范例的大部

分观点被看作是来自马克思的透察和启迪——来自他对压迫的谴责。本书可以被看作是非传统的、独立的和非教条的马克思的观点(在我看来,官方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从根本上不同于马克思本人,马克思是非传统的、独立的,愿意考虑改变自己看法的)。然而,激进派摒弃那种认为马克思或其他别的人有定论权的说法,每一位激进主义者都必须自己思考问题。再则,激进传统的重要构成部分的确来自前面提到的新李嘉图的、后凯恩斯的以及制度主义的观点。因此,作者并不给任何激进主义者贴上“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因为这种标签无助于对社会的科学认识,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看不到除马克思以外,激进主义者还利用了其他诸多理论家(确实与马克思有着许多分歧)。

一些新古典学派人物否认激进派有一个全面的理论范例,本书则试图提出这样一种范例。当然,激进主义者各持己见,相互间很少取得一致,也没有制度化的协定来强制这种一致。因此,我将对激进经济学家们的一些不同观点给以全面介绍(在新古典范例里也有许多分歧)。凡不提到有激进主义者存在分歧的地方,则是我的激进观点。

激进范例与新古典范例

为了弄清两个范例之间的不同,有必要指出激进经济学家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主要不同点。后面将要对下述各点给予深入的讨论。

1. 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于均衡,而激进经济学则是动态的,考虑对抗,是赞成演变的(本章及第2章将对此进行讨论)。

2. 新古典经济学仅考虑一种制度关系内的增长变动,而激进经济学既考虑一个制度内的增长变动,又考虑一个新制度的完全

变化(本章及第3章对此加以讨论)。

3. 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学作为一个技术问题,把它与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与对抗分离开来。激进经济学认为,如果脱离人的关系就无法了解经济,而人的关系是与政府、家庭等相联系的。因此,比如说,激进经济学家把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看作是整个政治经济的组成部分。几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家从不提及种族和性别问题,后来,当他们开始研究这些问题时,又把它们与整个政治经济的阶级关系分隔开来(见第5章)。

4. 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关于剥削的理论,而是把整个经济看作是完全和谐的,把均衡作为其主要的分析工具。在新古典经济学里根本没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拥有权势的问题。激进经济学把经济看作是对抗的舞台,一些人被另一些拥有强权的人所剥削(见第4章)。

5. 在对性别和种族问题进行分析时,有偏见的新古典方法认为资本主义竞争可以自动消除所有的歧视,而激进经济学则把资本家使利润最大化的做法(通过分而治之)看作是导致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根源(见第5章)。

6. 新古典主义者把政府定义为不同利益集团决定的总和,是由大量的选举人选举出来的,如同消费者用美元作选择一样,这样就在政治科学方面与最赤裸裸的多元论者连在一起了。激进主义者把政府看作是冲突的舞台,占支配地位的经济阶级通常在政府事务中居统治地位(见第8章)。

7. 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没有关于周期性危机的理论,而是把每一次危机看作是对自动充分就业的偏离,这种偏离是由错误的政府政策所导致的。货币主义者仅仅把这种趋势作为不合理的变形。激进主义者认为危机起源于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系内部(见第6章)。

8. 新古典经济学把垄断看作是对纯粹和完全竞争的小小偏离。大多数激进主义者则把垄断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大公司居支配地位,许多经济规律都发生了变化(见第7章)。

9. 新古典主义者把环境破坏看作是对亚当·斯密所预言的那种各方面的最佳结果(通过竞争实现)的小小偏离。激进主义者把外部的不经济(私人获利并不考虑对环境的破坏)看作是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见第5章)。

10. 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关于个人的观点作为始点,因此,每一个问题(如种族主义)都归结为个人的偏好。激进主义者把个人的偏好放在社会结构里加以解释,因此,像种族主义这样的现象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见第5章)。

11. 新古典经济学把竞争市场看作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途径,要求学生相信,任何集体计划,如免费医疗制度,都自然被看作是降低效率和个人福利的祸根。激进经济学承认市场的优点及其缺陷。对诸如教育和医疗保健这样的项目实行集体决定,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在许多方面我们都需要用合作和计划来代替市场与贪欲(见第10章和第11章)。

官方马克思主义与激进政治经济学

在刻板和辩护性上,官方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各自所辩护的社会类型不同。激进主义者对两种社会和两种思想辩护都持批评态度。以下是激进主义者与官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不同:

1. 对于官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辩证法是运动的一套通行法则,它们表明每一件事是怎样发生变化、相互作用和发展的。对于

激进主义者来说，辩证的方法仅仅是人们就关于社会中的变化以及社会中的冲突提出某些问题的一种方法，在这里，社会被看作是一个整体（见本章）。

2. 在官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经济决定社会的其他方面，思想仅仅是经济的反映，激进主义者认为思想与经济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相互作用。再则，经济本身被看作是人的关系和冲突的场所，而不仅仅是技术的力量（见第2章）。

3. 官方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把劳动价值论看作是商品交换（包括劳动力的交换）的一套法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能加以接受，而不能进一步探讨。激进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陈述是可以改进的，他们认为该理论主要是提出了一套人的关系，而不是商品间的技术经济关系（见第4章）。

4. 官方马克思主义者把种族和性别问题仅仅看作是从属于基本的阶级理论的。激进主义者把阶级作为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但他们把种族和性别问题看得与阶级同等重要，在一些情况下要比阶级更重要。官方理论断言，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社会主义里会自动消失，而激进经济学则认为，社会主义为反对那些邪恶奠定了一个更好的基础，但必须进行持续的斗争（见第5章和第16章^①）。

5. 官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认为，政府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此，政府在美国代表资本家，而在苏联则代表工人。鉴于苏联的工人支配他们的政府，那么这就是最高形式的民主。相反，激进主义者认为，在美国的政府里，充满着各阶级的斗争，当然，通常是资本家阶级占统治地位（但常常分为许多敌对的派别）。重要的不仅是阶级结构，而且还有民主的政治机制，如果缺少民主的政治机制，那么苏联就只能是对人民的专政，或者说是劳动者

^① 本节中所提本书的第10—16章未译出。——译者